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孝第五

北齊楊愔字遵彦魏太傅津之子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為之罷酒後為神武行臺右丞遭離家難嘗以喪禮自居所食惟鹽菜而已哀

毀骨立神武愍之嘗相開慰頃之表請解職歸葬喪柩發吉凶儀仗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及為聘梁使至碻磝戍州内有愔家舊佛寺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嘔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

劉禕仕東魏為睢州刺史秩滿還歸鄉里侍父疾竟不入朝父喪沉頓累年非杖不起文襄輔政致辟禕稱疾不動

陸印仕東魏為中書侍郎修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
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
門以慰勉之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深所
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為孝終里服竟當襲不忍
嗣侯後遭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至沉篤頓昧伏枕
又感風疾因弟博卒卬一慟便絶
卬弟彥師字剰雲仕東魏為襄城王元旭參軍以父艱
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

重之多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除車馬不絶

竇泰善騎射有勇略魏末泰父戰没於鎮泰身負骸骨歸爾朱榮位侍中京畿大都督

王昕自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業以為人之師表位祠部尚書

裴讓之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喪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為孝子乎繇是自勉位清河太守

樊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栢方數十畝朝夕號慕

鄭述祖為兖州刺史初其父道昭為兖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跡得一破石有銘云中丘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郡寮

邢劭字子才為衛將軍國子祭酒還鄉丁母憂哀毀過禮

皮叔達有才藻撿行為通事舍人丁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絕久而復蘇不飲不食三日致死

盧臣客其姊為任城王妃任城王致之於朝廷繇是擢拜太子舍人遷司徒記室請歸侍祖母李李强之令仕不得已而順命除太子中書

李元忠為清河王懌主簿遭母憂去任未幾相州刺史安樂王鑒請為府司馬元忠艱憂固辭不就初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元忠族弟密性方直有行撿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及精習經方洞曉針藥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繇是

亦以醫術知名

李正藻明敏有才幹武平末為開府儀同行叅軍判集書省事以父騊駼没陣正藻便謝病觧職憂思毁瘠居處飲食若在喪之禮人士稱之

宋遊道事世母以孝聞與叔父别居叔父為奴誣以逆遊道誘令退伏竟雪叔而殺奴位太府卿

魏蘭根為定州長流叅軍丁母憂居喪有孝稱及遭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毁殆於滅性蘭根為儀同三

司卒次子敬仲孝昭時佐命功臣配享而不及蘭根敬仲表訴帝以詔命既行難於追改擢敬仲為祠部郎中

後周樊深河東猗氏人事繼母甚謹仕魏為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為東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絶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年患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覔母遇得相見因以饋母復易姓名逃隠河東太祖平河東贈保周

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

柳虬仕魏為獨孤信行臺郎中大統四年入朝太祖欲官之虬辭母老乞侍醫藥太祖許焉

王懋魏太尉長樂公盟之子為右衛將軍于時疆埸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並經衰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文帝不許

王述魏驃騎大將軍羆之孫幼喪父為羆所愛及居羆喪深合禮度于時東西交争金革方始羣官遭喪者卒

哭之後皆起令視事述請終禮制辭理懇切太祖命中
使就視知其哀毀乃特許之
斛斯徵太傅精之子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位
太宗伯
于翼為司會中大夫遭父喪過禮為時輩所稱尋有詔
起令視事
李旭頓丘人父避爾朱榮之亂奔江南旭累遷納言以
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

稱馬位昌州刺史

尉遲迥父俟兜尚太祖姊昌樂太長公主生迥迥既平蜀為益州刺史迥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太長公主年高多病迥往在京師每退朝參侯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太長公主每為和顔進食以寧迥心太祖知至性徵迥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迥衮冕之服

柳檜字季華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

檜子雄亮字信誠父為黄衆寶所害雄亮年十二遭父難幾至滅性終喪之後志在復讐事具復讐門

若干惠為右衛將軍於諸將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太祖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暇辦此乎太祖聞之即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

盧叔仁舉秀才為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歿哀毁六年躬營墳壠遂有終焉之志

栁敏字白澤河東解人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後為禮

部郎中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鬢髮半白尋起為吏部郎中毀瘠過禮杖而後起太祖見而歎異之特加榮賜

荆可河東猗氏人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及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躃絕而後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塋域極大榛蕪至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之

至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太祖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乖膝下而重可至性及卒之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師嘗給其衣食

盧柔字子剛少孤為叔母所養撫視如子柔盡心溫凊亦同已親宗族歎重之位開府儀同三司

趙和為陵江將軍南討渡淮聞父喪即還所司將致之

於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厝禮畢而即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人主司以聞遂宥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卧疾再周元嘗侍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觧旦夕扶侍及祖没號踴絶而復蘇後喪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

裴漢性不飲酒而雅好賓遊其父寛没後遂斷絶遊從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不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位車騎大將軍

柳慶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為重服慶泣而言曰禮者蓋緣人情若出後之家更有斬衰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苫凷終喪既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服闋除中堅將軍

寇儁與兄祖訓祖禮並有志行家門雍睦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啟告遠行往反亦如之

位驃騎將軍

杜叔毗襄陽人早孤事母以孝聞自梁歸附為中散大夫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後為義歸郡守自兄君錫及宗室等為曹策所害猶殯梁州至是表請迎喪歸葬高祖許之葬事所須詔令官給在梁舊田宅經外配者並追還之仍賜田二百頃

常師字公頴少沉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

稱其有孝行位汴州刺史

令狐熈為夏官府都上士有能名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喪其父誡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絶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熈自是稍加饘粥服闋除小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為之下泣

薛寘為驃騎大將軍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至於温清之禮朝夕無違當時以此稱之

秦族性至孝事親竭力為鄉里所稱及居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嘗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没哭泣無時惟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狀有詔表其門閭榮性亦至孝遭父母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明帝嘉之乃下詔曰孝為政本德乃化先既表天經又

明地義居喪致疚至感過人窮號不反迄乎滅性行標當世理鏡幽明此而不顯道將何述可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王德初喪父貧無以葬乃賣子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因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凉始得之遂名曰慶

裴文舉叔父季和為曲沃令終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壠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氏柩

西歸竟得合葬
隋趙賢通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中
樹者賢通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
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泗交集惠達為之隕涕歎息者久
之
王士良仕北齊文宣時為吏部尚書士良少孤事繼母
梁氏以孝聞及卒居喪合禮文宣尋起令視事士良屢
表陳誠再三不許方應命文宣見其毀瘠乃許之因此

卧疾歷年文宣每自親臨視疾疾愈除滄州刺史
蕭撝梁安成王秀之子歸周爵黄臺郡公文帝令文儒
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預焉尋以母老兼
有疾疹五日番上便隔晨昏請在外署事詔許焉高祖
以為文學博士撝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上表曰臣聞
出忠入孝理深人紀昏定晨省事切天經伏惟陛下握
鏡臨朝垂衣御宇孝治天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冐陳
至願臣母妾褚年過養禮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

慈特賜矜許臣披款歸朝十有六載恩深海岳報淺涓塵肆師掌禮竟無稱職淅隈督察空妨能官方辭違闕庭屏迹閭里低徊繫慕戀悚兼深高祖未許詔曰開府梁之宗英今則位等三事所謂楚雖有材周實用之方藉謀猷匡朕不逮然進思盡忠退安侍養義在公私兼濟豈容全欲狥已乎虧此至公乖所望也尋以母憂去職

劉璠初在梁隨上黃侯蕭曄在淮南璠母於建康遘疾

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
璠即號泣戒道絶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即其母死之日
也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位隴
右總管府司鎮
王誼字宜君遷御史大夫丁父艱毀瘁過禮廬於墓側
負土成墳歲餘詔拜雍州别駕固讓不許
王頒字景彦梁太尉僧辯之子少倜儻有文武幹局其
父平侯景留頒質於荆州遇元帝為周師所陷頒因入

關聞父為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嘗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名授左侍上士

趙綽初仕周為内史中士以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父綽仕魏為度支尚書威少有至性數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後威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帝勑威曰公德行高人情

寄殊重大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為國惜身朕之於公為君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

威子夔為鴻臚少卿坐父事除名為民復丁母憂不勝哀而卒

李德林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人物繇是敬慕之德林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

德林仕北齊為通直散騎侍郎與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郎趙彦深别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絶諸士友陸騫宋士素名醫張子彦等為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士巴叔仁表上其事朝廷嘉之纔滿百餘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癘疾請急罷歸

梁彦光仕周為少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毁瘁過禮未幾

起令視事武帝見其毀甚嗟嘆良久頻蒙慰喻

楊素父敷仕周為汾州刺史没於齊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繇是贈敷為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

劉士儁彭城人性至孝丁母喪絶而復蘇者數次勺飲不入於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栢狐狼

馴擾爲之取食

楊慶字伯悅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三十疋綿十屯粟五十石位儀同三司

田德懋魏國公仁恭之子少以孝友知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

薛濬開皇初為考功侍郎高祖聞其事母孝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後其母疾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于時隆冬寒極濬衰絰徒跣冐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為之傷痛州里贈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濬屢陳誠欵請終喪制優詔不許璽帝見其毀瘠過甚為之改容顧謂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慼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卒

張煚開皇初為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朞起令視事固辭不許

蕭圓肅為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高祖許之

姚最為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

崔頤開皇中為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

元壽字長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位羽衛將軍

李德饒性至孝父純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衰徒跣號踴幾絶會葬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位司隷從事

徐孝肅汲郡人早孤不識父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不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瘁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亡孝肅茹蔬飲水盛冬

單哀毀瘠骨立葬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披髮徒跣遂以身終

華秋汲郡臨河人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遇患秋容貌毀瘁鬚鬢頓改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

韋鼎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位至光州刺史

韋秀才幼頴悟八歲誦尚書十一通周易居喪以孝聞位通直散騎常侍

房彦謙字孝冲父熊爲廣州刺史彦謙早孤年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母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丁所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口未先甞遇朞功之慼必蔬食終禮宗族取則焉

豆盧勣爲渭州刺史丁父艱毁瘁過禮

于宣道為内史舍人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獻皇每令中使敦諭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

達奚長孺為鄜州刺史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為夏州總管

杜整字育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位左衛將軍

長孫晟性至孝居憂毀瘠為朝士所稱位左驍衛將軍

蕭世廉開府摩訶之子父與漢王諒同逆伏誅世廉性

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賓故脫有所言及世康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為之歔欷終身不執刀刃時人嘉焉

陳孝意為侍御史以父憂去職未朞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發聲未嘗不絶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

楊异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位冀州總管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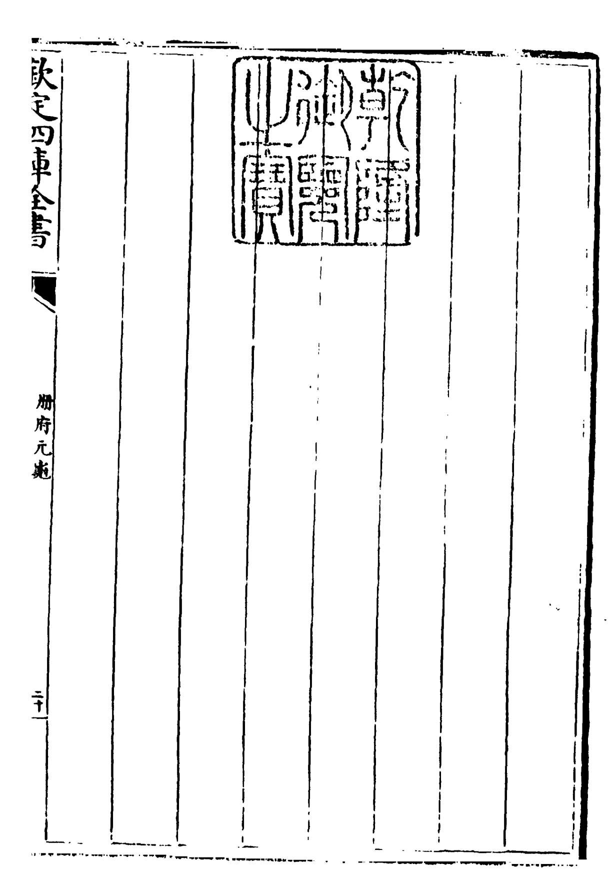
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惡及母終翼一慟而絶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共厚葬之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髫齓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樽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初仕魏廣平王贊開府參軍事後不仕

郎茂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位饒州刺史

虞世基為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輙悲哽不能下煬帝使謂之曰方相委仕職為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

楊玄感為禮部尚書其叔父約拜淅陽太守玄感與約恩義甚篤既愴分離形於顏色煬帝謂之曰公比憂悴得非為叔耶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思約廢立之功繇是徵入朝


乾隆御覽之寶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十六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吳　�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李天敍

謄錄監生臣潘　炯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錄部

孝第六

唐虞世南父茘陳天嘉中卒世南尚幼哀毀殆不勝喪陳文帝知其博學每遣中使至其家將護之及服闋召為建安王瀍曹叅軍世南叔父寄陷於陳寶應在閩越中世南雖除喪猶布衣蔬食至太建末寶應破寄還方

令世南釋布食肉位秘書監

隋竇抗字道生父榮定尚隋文帝姊萬安長公主官至雒州總管封陳國公抗在隋以帝甥之故甚見崇寵釋褐千牛備身屬其父寢疾抗躬親侍扶衣不解帶者五十餘日及居喪哀毀過禮後為梁州刺史丁母憂號慟絶而復蘇者數焉文帝令宫人至第節其哭泣

李百藥定州安平人隋内史令德林之子至性過人初侍父母喪還鄉徒跣單衣行數千里服闋數年容貌毀

悴爲當時所稱大業初授百藥爲桂州司馬行至太湖遇刼賊將加白刃及其子安期跪泣請代父命賊哀而釋之

張志寛蒲州安邑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鄉里所稱賊帥王君廓屢爲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閭隣里賴之而免者百餘家後爲里正詣縣稱母疾急來歸縣令問其狀對曰母嘗有所苦志寛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驗其母竟如所

言令異之慰諭遣去及丁母憂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手植松柏千餘株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於郡西爲亂兵所害少玄遺腹生年十餘歲問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屍以葬時白骨蔽野無繇可辨或曰子以血霑父骨即滲入焉少玄乃刺其體以試之凡經旬日竟獲父骸以葬盡禮病創歴年方愈

趙慈景高祖潛龍時尚桂陽公主及義兵起隋人將捕

之或有勸慈景避吏出入備兵無為坐受拘縶慈景曰公之所言誠為良計但吾有老母以吾為命委之而去非吾心也俄而吏捕繫獄及隋平封開化郡公

陳叔達武德中為侍中羣臣食於御前菓有蒲菊叔達懐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涕泣嗚咽久之乃止因賜物百段

房玄齡父病綿歴十旬玄齡盡心藥膳未嘗解衣交睫

及父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位司空

劉子翼臨淮人貞觀元年勑召入京辭以繼母年老不赴及母卒摧毀傷感行路

田伯明涇陽人少孤其伯母劉年十九而孀居操行貞固撫育伯明恩義甚篤及劉以壽終伯明廬於墓側負土成墳齋居菜食

姚思廉丁繼母憂結廬墓次毀瘠殆不勝喪位散騎常侍

皇甫無逸貞觀中為冀州刺史其母疾篤太宗令驛召

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疾而卒

薛萬備為通事舍人初丁母艱截髮為髢以充斂及塋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太宗聞而嘉之降璽書慰焉

王瞿曇華州鄭人事親以孝養聞鄉里稱其敬讓塋祖父母及伯父皆負土成墳三年乃畢母終亦如之晝夜悲號哀慼行路頭髮盡落形體枯悴墓門三年不掩夜嘗寢於棺側服終之後仍不離墓焉

温振中書令彦博之子少有雅望官至太子舍人居喪

以毁卒

李乾祐爲侍御史母卒廬於墓側負土成墳

吕方毅爲右衛鎧曹叅軍母終哀慟過禮竟以毁卒而車載喪隨母輀車而葬友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生芻一束於路隅奠祭甚爲時人之所哀惜云

劉審禮刑部尚書德威之子少喪母爲祖母元氏所養隋末德威從裴仁基討賊道路不通審禮年未弱冠時自鄉里負載元氏渡江避亂及天下定始西入長安元

氏有疾審禮必親嘗湯藥元氏謂諸孫曰我兒孝順貫徹幽顯吾一顧念宿疾頓輕貞觀中歴左驍衛郎將丁父憂去職及塟跣足隨車流血灑地行路稱之永徽中累遷將作大匠檢校鷰然都督襲封彭城郡公審禮父没雖久猶悲慕不已每見父時寮舊必嗚咽流涕母鄭氏早亡事繼母平壽縣主又以孝聞縣主稍有疾輒憂懼形於容色朝夕不寐撫繼母男延景友愛甚篤所得禄俸皆送母處以資延景之費而審禮妻子自處饑寒

晏然未嘗介意儀鳳中為洮河道行軍司馬討吐蕃没於陣其子尚乘直長逮庾弟太常丞延景詣闕自拘請入賊以贖其父兄高宗令中書侍郎薛元超慰之曰汝父兄陷身虜庭狥忠竭節自縁赴救失所非其過也即宜各守職位我自遣人贖之必其不來任汝子弟選一武藝者往也逮庾弟岐州司馬易從俄受詔往吐蕃中省父比至而審禮病卒易從號泣晝夜不止毁瘠過禮吐蕃哀其至行還其父屍易從徒跣萬里從靈櫬歸塟

彭城

陳集原隴州開陽人代為嶺表酋長父纔有疾即終日不食永徽中喪父嘔血數升枕服苫廬悲感行路位豹韜衛將軍

裴敬彝為陳王府典籤父智周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泣涕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疾處吾即蹴然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得無戚乎遂請急倍道言歸果聞父喪羸毀逾禮事母復以孝聞乾封中累轉監

察御史時母病有醫人許仁則足疾不能乗馬敬彝每自輿之以候母焉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早孤事母至孝及母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位寧州刺史

歐陽通率更令詢之子也儀鳳中為中書舍人襲封渤海縣男丁母憂去職尋起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皇城門外及直在省則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嘗啓齒歸家必衣衰絰號慟無常自武德已來起復而能哀

戚合禮者無如通比以年凶未葬四年居廬不釋服家人窓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而徹之

元讓雍州人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親藥膳蒸蒸致養不出閭里十餘年及母終廬於墓側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

薛元超內使侍郎道衡之孫為中書舍人中書省有盤石道衡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王鳳仕唐居官與其子逸及操遇賊賊脅逐鳳逸以身

護蔽之父乃得全二子皆死

狄仁傑授并州都督府灋曹其親在河陽里第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北望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在此雲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

解琬爲監察御史丁憂去職則天以解素習邊事起復舊官令往西城安撫吐蕃抗表懇辭太后嘉之下勑曰解琬孝性淳厚言詞哀切固辭強奪之榮乞就終憂之典足以激揚風俗敦獎名教宜遂雅懷仍其所請仍俟

服闋後赴上

朱寶積瀛州人自喪親後廬於墓側遂至踰年竟以毀卒

姚元之為鳳閣侍郎同三品長安四年以母老表請解政歸養待詔則天下詔特從之以充相王府長史一事已上並同三品

王友貞瑯琊人弱冠母病篤醫云唯噉人肉乃差友貞獨念無求理乃割股肉以貽親病尋愈貞亦無毒痛則

天聞而奇之就其家驗問特蒙旌表

潘元祚江夏人居親喪結廬墓次負土成墳

李迥秀睿宗時為鴻臚卿性至孝事母甚謹母氏庶賤而色養過人其妻崔氏嘗叱其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或止之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出狀何遽如此迥秀曰娶妻本以承順顏色苟違何敢留也

崔沔為祠部員外睿宗時徵拜中書舍人沔以母老疾在東都不忍捨之固請閑官以申侍養繇是改為虞部

郎中

李日知為給事中事母孝母年老嘗疾病日知取急調侍數日而鬢髮變白尋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婦邑號而卒將𦵏發引吏人齎誥命而至日知在路既見即時殞絶久之乃蘇巡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入知境時聞其孝弟之跡使求其狀曰知辭讓不報服闋累遷黃

門侍郎

王希夷徐州滕人孤貧好道父母終為人牧羊以牧傭

供塋畢隱於嵩山

蘇頲居父瓌喪詔起復為工部侍郎加銀青光禄大夫頲抗表固辭詞理懇切詔許其終制服闋就職

韋虛心有孝行丁父憂哀毁過禮鬢髮盡白朝廷深所嗟尚

王維事母崔氏以孝聞閨門雍睦為衆所推天寶中為庫部郎中母終茹荼柴立殆不勝喪

楊嵩珪陳留封丘人母亡負土成墳於所居别立靈几

畫父母形貌享祀十有餘歲

韓難陁華原人父亾廬於墓側凡十六載

楊綰早孤家貧養母以孝聞甘旨或闕憂見於色親友訪令干祿舉進士調補太學正字

李畬為考功郎中事母孝謹母卒不勝喪而死

高郢父伯祥先為好畤尉天寶末盜據京邑抵賊禁將加極刑郢時年十五被髮解衣請代其父賊黨義之乃俱釋郢位至僕射

陳屺鎮州鼓城人居父喪哀毀髪落廬於墓側不掩墓門

楊炎為起居舍人以親老去官父沒廬於墓側

賈直言父道冲以伎術得罪貶之賜酖於路直言偽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怠即取其酖以飲遂迷仆而死明日酖洩於足而後復蘇代宗聞之減其父死直言亦自此病躄

崔縱為金部員外以父渙貶道州刺史縱棄官從養父

卒累遷太常卿渙有寵妾鄭氏縱以母事之鄭性剛戾待縱不以理雖為大僚每加笞詬縱率妻子候顔敬順不怠時以為難

奚陟為左拾遺丁父憂哀毁過禮親朋敬愍之德宗幸興元召陟拜起居郎翰林學士陟辭以疾病久不赴職

郭曜汾陽王子儀之長子子儀薨曜居喪甚得禮節若儒家子居無何寢疾病或勸其子茹葱若薤竟不屬口而卒位太子少保

第五琦為太子賓客琦子峯婦鄭氏女皆以孝聞旌表其門

段秀實性至孝六歲母疾秀實水漿不入口七日母病間然後飲食及父没哀毁過禮位司農卿

張浦父子產為柳州臨武令杖殺員外尉周少達有司斷當絞之浦表請代父死不許

張進昭廬州巢人母先患狐刺左手落經十三年乃亾進昭自截其腕廬於墓側

李愬西平王晟之子秀出昆季間愬早喪所保養於晉國夫人王氏及卒晟以本非正室令服緦愬號哭不忍晟感之因許服衰服既練丁父艱愬與仲弟憲廬於墓側德宗不許詔令歸第宿徒跣復往德宗知不可奪遂許終制位太子少保

歸崇敬蘇州吳人少勤學以經業擢第遭喪父母哀毀以孝聞位兵部尚書致仕

孔述睿越州人少與兄克符弟克讓皆事親以孝聞既

孤俱隱於嵩陽山

崔衍尚書左丞倫之子繼母李氏不慈於衍衍為富平縣尉倫使於吐蕃久方歸李氏衣弊衣以見倫倫問其故李氏稱自倫使於蕃中衍不給衣食倫大怒召衍責詬命僕隷捽於地袒其背將鞭之衍涕泣終不自陳倫弟殷聞之趨往以身蔽衍杖不得下因大言曰衍每月俸錢皆送嫂處殷所具知何忍乃言衍不給衣食倫怒乃解繇是倫遂不聽李氏之譖及倫卒衍事李氏益謹

李氏所生子郜每多取母子錢使其子以契書徵負於
行行歲爲償之故行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
餘
鄭珣瑜初爲大理評事以養母資祿求授陽翟縣丞
路隋泌之少子泌爲渾瑊從事與吐蕃會盟而陷隋方
孩提後稍有知乃日夜啼號坐必西嚮食不加肉母氏
言其貌肖泌遂終身不炤鏡其後吐蕃遺追將書求和
隋哀泣蹈陳願允其請表三上德宗命中使諭旨以朝

廷懲其宿詐俟更要於後信訖數歲不報及憲宗即位前年蕃使復欵塞隋五獻章上陳又投書哀訴於宰相裴垍藩皆協力為奏言帝允之命徐復等聘之後乃令答詔疏陷蕃者名氏令歸中國吐蕃因復等還遣使來朝遂以泌及鄭叔矩之喪與銘及遺錄至朝野傷歎隋居喪盡以孝聞後位至相輔

令狐楚貞元七年登進士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才欲以禮辟召懼楚不從乃先聞奏而後致聘楚以父掾

太原有廷闈之戀又感拱厚意登第後徑往桂林謝拱不預宴遊乞歸奉養即還太原人皆義之及丁父憂以孝行聞位山西南道節度使

柳公綽天資仁孝初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繼親薛氏三十年姻親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元和中為湖南觀察使地氣卑濕公綽以母在京師不可迎視致書宰相乞分司雒陽以便奉養移為鄂岳觀察使乃迎母至江夏

賓辟扶風人兄弟登進士科者三人唯辟獨為處士以節操聞及母卒齧一指置棺中因廬墓次位容管經畧觀察使

蔣列兄弟丁父艱廬於墓側植松栢千餘株位尚書左丞

劉敦儒子玄之曾孫母有心病日鞭箠人乃安子弟僕使不堪其苦皆逃遁他處唯敦儒侍養不懈體常流血及母終居喪致毀雖中人謂之劉孝子元和九年權德

輿留守東都表其志行制授左龍武軍兵曹分司東都
歸登字冲之雅實宏厚事繼母以孝稱位工部尚書
李建字杓直隴西人父震雅州别駕建少孤家代貧無餘
業與伯造仲兄遜於荆南躬耕致養位刑部侍郎
周僧達繼母即獨孤鉉之女弟也鉉長慶初為田弘正
鎮州從事及王庭湊作亂從事皆遇害鉉時奉使隣境
故得免死其母及血屬皆為庭湊所囚初僧達母因隨
親至鎮州亦為庭湊所囚鉉聞軍亂懼不敢入留於境

上僧達時在京聞亂奔赴鎮州謁庭湊諭以逆順之理庭湊雖不能納感其忠孝之心遂許僧達迎其親以歸當時朝議獎僧達之行授渭南縣尉貶鉉為硤州司户自此鉉為士所鄙

烏漢弘父重裔卒起復受左領軍衛將軍漢弘上表乞終父服文宗嘉詔從之服闋方受官

薛革父嵩為昭義節度革年十二為磁州刺史嵩卒軍吏欲用河北故事脅革知留後務革偽許之讓於伯父

亭一夕以喪歸及免喪累授右衛將軍

路敬淳孝友篤敬遭喪三年不出廬寢服竟方號慟入見其妻形容羸毁妻不識也

潘師正者趙州贊皇人也少喪母廬於墓側以至孝聞

韋處厚字德載幼有志性事繼母以孝聞居父母憂結廬於墓次位中書侍郎平章事

崔從舉進士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奏充推官以父憂去職與兄熊廬於塋次手植松栢免喪閑居數歲

史榑鄆州長壽人年齒尚幼母亾廬墓被髪泣血誓志終身

丁公著字平子生三歲喪所親七歲見隣母抱其子哀感不食因請於父絶粒奉道薁其幽贊父緒憫而從之年十七父勉令就學年二十一五經及第明年通開元禮授集賢校書郎校未終歸侍鄉里不應請辟居父喪躬負土成墳哀毀之容人為憂之里閭聞風皆敦孝悌

羅讓為咸陽尉丁父憂喪服既除尚麻衣茹茶不從四

方之辟者十年

許康佐登進士第以家貧母老求為知院官人或輕怪笑而不答及母亾服終不就侯府之辟君子知其不擇祿養親之志也故名益重位禮部尚書

劉三復潤州句容人少孤貧母有廢疾三復丐食供養不離左右久之不隨鄉賦

王龜與元節度使起之子徵授左拾遺久之方至以父年將九十作鎮遠藩喜懼之年闕於供侍乞罷今職以

奉晨昏優詔許之

崔璪為左拾遺充史館脩撰天祐末進狀以堂叔母在孟州濟源私庄累月抱疾加甚無兄弟可以奉養強近可以告投兼以年將七旬地絶百里闕親藥膳命迫晓夕今欲暫乞假躬往侍疾粗展劬勞免違教義稍獲痊損奔赴闕廷勑旨宜依

梁杜晓父讓能唐末為相賜死於臨臯驛晓居喪柴立幾至滅性憂滿服幅巾七年升喪沉跡自廢者將十餘

載光化中宰相崔裔判𨁧鐵奏為廵官試校書郎等除
畿尉直弘文館皆不起及哀帝東遷維陽宰臣崔遠判
戶部又奏為廵官兼殿中或語之曰嵇康誅死子紹埋
没不自顯山濤以切理勉之乃仕孝子之志其忍令杜
氏以時鋪席祭其先人而嗣者同疋庶乎曉乃就官
張策少為僧居雍之慈恩精廬頗有高致廣明末大盜
犯闕策遂反初服奉父母逃難君子多之及丁父艱以
孝聞服滿自屏郊藪一無干進意若是者十餘載後王

行瑜帥邠州辟為觀察支使行瑜敗死策與婢肩輿其親南出邠境屬邊塞積雪為行者所哀太宗聞而嘉之奏為鄭滑支使

張文蔚為中書舍人丁母憂退居東畿哀毀過人

李珽為監察御史丁內艱又其父旅殯在遠家貧無以備喪珽與弟琪當臘雪以單縗扶杖銜哀告人由是兩喪還祔而珽日不過食一溢常羸卧喪廬中不能興大為時賢所歎憂闋再徵為御史以疾不起成汭之鎮荆

州辟為掌書記踰時乃就

後唐張郎叔父憲為莊宗魏博推官王師與梁軍戰不利憲奔馬北渡梁軍急追殆將不濟至晚渡河人多陷水而没憲與郎履冰而行將及岸水陷郎號泣以馬箠引之憲曰吾兒去矣勿使俱陷郎曰忍覩季父如此俱死無恨郎僵伏引箠憲躍身而出是夜莊宗令於軍中求憲或曰與王緘俱没矣莊宗垂涕求尸數日聞其免也遣使慰勞

韓德潞州屯留人同光中母死割乳以祭廬於墓側

楚彥安宋州人同光中遷塟父母廬於墓隧

張建立滄州乾符人割股以治母病母卒割心瀝血祭辮髮跣足廬於墓所三十年

晉尹玉羽唐天復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會有苴杖之喪累歲羸疾冬不釋菅履朞不變倚廬制闋隱居杜門無名官之意位少府監致仕

張希崇初仕後唐為汝州防禦使既之任遣人迎母赴

郡母及境希崇親肩版輿行三十里觀者無不稱歎為

靈武節度使事母至謹每食則侍立而後進侍盥漱畢

方退時議高之

朱穀許州人天福初父死廬於墓次

王會濮州人居父母喪相次廬墓

李譚濮州人刻木為父割股乳奠祭廬墓持服

張福曹州冤句人居親喪廬於墓次

王殷少為華州小校謙謹好禮事父母尤謹積勞至華

州軍指揮使殷每與人結交過從皆先禀於母母命不從殷必不敢往雖在軍旅交遊不雜及為刺史政事小有不佳母察之立殷於庭詰責而杖之及母亾未幾有詔起復殷上章乞終喪紀高祖嘉而從之

崔棁為開封尹王瓚從事棁父涿有疾謂親友曰死生有命無以醫為也棁侍之衣不解帶有賔至必拜泣告於門外請方便勸其進藥涿終莫之從及丁憂哀毁過制明宗朝授監察御史不應命踰年詔再下乃就列焉

史仁詡陳州項城人為母守墳三年父贇終復結廬持服

馬全節事母王氏至孝全節位歷方鎮溫清面告畢盡其敬

陳思讓為衛州刺史父審確任金州防禦使父母併亾思讓奔喪近代武臣罕有執喪禮者思讓不俟詔去郡聞者嘉之

顏衎為河陽節度副使知州事在孟津半歲得家問以

父在營丘有風痺其俟稍加衍不奏棄官而去及星行至郡父疾如常衍則侍疾不復有食禄之心居歳餘父以疾不能起衍親自擲矢嘗膳未嘗輙倦聞者高之開運中為御史中丞以母老𡰥羸拜章請告除戸部侍郎衍求扶持還鄉少帝從之

劉遂清性至孝居父之喪殆至滅性鄉里稱之

魚崇諒為工部侍郎翰林院學士以母年高多疾思歸陜州再上章乞扶侍西行太祖不許解官以本官給假

歸賜母衣服錢絹茶藥以遣之

常貞陳州項城人𦘕父母後廬於墓側披髮跣足一十

三年

宗脩已濟州金鄉人父母亾𦘕送後辮髮跣足一夕截

指祭奠廬於墓所立碣書佛經

劉表微顯德中為浚儀縣令上章以母氏衰老乞解官

歸養從之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十六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孝感

夫天人之心其則不違精意所感葢由影響故魯陽却日鄒衍殞霜矧乎孝者天之經地之義百行之始五常之先以最虚之性動不匱之德宜乎永錫爾類降之百祥者也夫非常之事六經罕述故孝感之異三代無聞

然其微旨亦可見矣仲尼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斯豈誣哉漢初所尚游俠而已色難之教沈冥不振曁乎明帝至性自然甘露之瑞顯於上陵卿士庶民化以成俗由是其事紛綸靡絶自此而下竝論次之

後漢古初長沙人鄆惲於粉切爲長沙太守先是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惲甄異之以爲首舉

蔡順字君仲汝南安城人以至孝稱汝南先賢傳蔡順事母至孝井桔槹

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　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塟里中失火將逼其舍順伏抱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閤祭酒

應順為東平相有梓樹生於廳事室上順事後母至孝衆以為孝感之應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累徵不起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及葬廬於塚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

蔡邕性篤孝母嘗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一解襟滯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静以禮有兎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邕仕至左中郎將

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遭值年荒與婦傭作養母賊經

其里東兵安步云不可驚孝子母好飲江水兒嘗取水溺死夫婦恐母知詐云行學歲作衣投於江中俄而湧泉出於舍側味如江水井中出鯉魚一雙詩尋除江陽令卒於官

方儲字聖明丹陽歙人幼喪父事母至孝母終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白兎遊其下臣欽若等曰史不載所歷之官

程堅字謀甫南陽人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櫪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暫輟芻草

吳孟仁本名宗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所感累遷光禄勲遂至三公焉

晉吳隱之年十餘歲丁父憂每號哭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每至臨哭之時嘗有雙鶴驚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後為度支尚書

王裒父儀為文帝所誅裒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

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

王祥性至孝早喪親事繼母朱氏至孝繼母苛虐每欲危害祥色養無怠繼母盛冬嘗欲生魚時天寒氷凍祥解衣將卧氷求之氷忽自解雙鯉躍出持歸奉母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獲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焉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位至太保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

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墜送事畢結廬於墓側種植松栢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平為髙山令

許孜二親没性毁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號泣烏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栢木亘五六里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

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塚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所烝烝朝夕奉亾如存鷹雉棲其梁檐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郡察孝廉不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氏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

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絶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碩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王氏卒殷夫婦毁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

庭樹自是名譽彌顯齊王冏輔政拜新興太守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九歲母喪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泣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嘗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氷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踴出氷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冬則身温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

味後母終服喪居於墓側後仕前趙劉聰為光祿大夫

何珂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為鄰火所逼煙焰已交家乏童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後徵散騎常侍不就

吴逵吴興人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𥶹而埋之逵夫婦既存家極貧窮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塼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

遇毒虫猛獸輙為之下違期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禮焉卒於家

盛彦廣陵人也母王氏因疾失明彦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病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彦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彦彦見之抱母慟哭絶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本邑大中正劉頌舉為小中正

潘綜吴興烏程人為遂昌長孫恩之亂祅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脱幸勿俱死驃因之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孝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絶又一賊從後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孝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得免

趙煥父琨為苻健尚書梁州刺史司馬勳入秦州獲琨殺而棄其尸煥求父尸不得乃悲號不已俄有羣烏悲鳴從山而來久而復反尋烏向山而得父尸

宋崔懷順父耶利沒魏泰始初淮北陷沒界上流奔者多有去就懷順因此入北至桑乾尋耶利時已卒懷順絕而復蘇載喪還青州徒跣氷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為孝感懷順孤貧鄉黨哀之及斂給其斗米

王彭盱眙直瀆人少喪母文帝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

力弱無以營㙯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慼鄉里竝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塼塼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塼竈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竝嗟歎神異縣邑遠近悉往觀之㙯事既畢水便自竭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奏言改其里為通靈里彭無官而卒

邱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十四歲遭喪以熟菜有味不

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中有藥服之下蝌蚪子數升邱氏世保此甌孝明七年火焚失之傑無官而卒

師覺授字君苕南陽涅陽人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苕前俄而不見覺授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辟州祭酒主

簿竝不就

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常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嘗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焦華父遺曾病甚冬中思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父思瓜故送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受之寤而瓜在手香非常也父食之而病愈（無官而卒）

張楚益州梓潼人母病命在屬纊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史無官）

南齊康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於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即蘇皆以為孝感所致（史無官）

魯康祚扶風人為屯騎校尉亦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號母即覺少寬因此漸差時人以為有冥應

袁昂爲豫章内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浪暴駭昂乃縛衣着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船皆没唯昂所乘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

宗元卿字希奬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宗事之號曰宗曾子史無官

劉靈哲位齊郡太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黄衣老公曰可取南山竹笋食之疾立可

愈靈哲驚覺如言而疾瘳南史又載靈哲所生母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服此食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於齊前種葉似鳧茈

解仲恭母病經時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公與之曰得丁公藤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母病既差至今江陵人猶識此藤者南史又載解叔謙字楚梁母有疾叔謙夜於中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云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義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灋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灋

為酒母病即差臣欽若等按此兩說不同故並載之無官卒

韓靈敏會稽剡人早孤與兄靈珎並有孝性尋母又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半畆朝採瓜子暮生已復遂以辦塟事史無官

王虛之字文静廬江石陽人十三喪母二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着牀忽有一人來問病謂之曰君疾尋差俄而不見病果尋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時人咸

以為孝感所致史無官

傅琰為尚書右丞遭母喪居南岸鄰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烟熖

蕭叡明南蘭陵人母病風積年沉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淚下為氷如筋額上叩頭血亦為氷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服之

即平復後喪母不勝哀卒贈中書郎

梁夏侯祥字叔業譙郡譙人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於墓側嘗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户衆感異焉為金紫光禄大夫卒

任昉為新安太守性至孝父眠闕續遭母憂嘗廬於墓側哭泣之地草為不生

陸襄為祕書監揚州大中正母嘗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

漿水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

劉瓛為會稽郡丞居母喪所居山嘗有鵄鴞鳥瓛在山三年不敢來脈釋還家此鳥乃至

臧盾為領軍將軍有孝性隨父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宅夜暴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

褚翔為廬陵王長史少有孝性為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户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

遂愈咸以翔精誠所致焉

沈崇傃為永寧令母卒晝夜號慟旬日殆將絶氣及之瘞所不避雨雪倚墳哀慟每夜甞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

甄恬字彦幼為安南行參軍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見有似其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次甞有烏玄黄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

又有白鳩白雀棲宿其廬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荆州年十歲母患屍注每發輙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以此異之懷明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絶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州累辟不就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

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薓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歴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後隨鹿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歎其孝感所致詔徵不就

裴子野為江夏王參軍遭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每至墓所哭泣處草為之枯有白兎馴擾其側

庾黔婁齊永元初為孱陵令到縣未旬日父易在家遘

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增劇苦易治黔婁輙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於墓側

庾沙彌為長城令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夕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輙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

日終喪不解縗絰不出廬户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松栢百餘株自生墳側後補欽令還除輕車郃陵王衆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人以為孝感所致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苽土俗所不産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苽分一相遺曇恭拜

謝捧花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鄰門莫知其所在其後門外有冬生樹樹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路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為功曹不就

江紑字含潔濟陽考城人父蒨光祿大夫紑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紑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

禄興草堂寺智者濡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得渡彼岸倩乃因智者啟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勑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顔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㵎故井井水清洌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為南康王主簿

劉璠天監初為著作郎十七隨上黄侯曄在淮南璠母於建康遘疾璠居常彿之知忽一日舉身痛楚尋其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絶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即其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成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

宗懍為廣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嘔血兩旬之内絶而復蘇者三每旦有羣烏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為孝感所致

劉霽為建康令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毎哭輙嘔血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筭盡君精誠所至特當為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亾霽廬於墓哀慟過禮甞有雙白鶴循翔廬側

劉敲不仕奉母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敲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母毎疾病夢敲進藥及翌日轉有間效其誠感如此

陳裴之禮為領軍將軍丁父邃憂邃墓在光宅寺西堂宇宏敞松栢欝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剪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為已死裴為更生大同初都下旱蝗四籬門外桐栢凋盡唯邃墓犬牙不入當時異之

庾子輿父出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難啟求侍從以孝養獲許父還寧蜀子輿以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痛至必叫子輿以悶絶及父疾哀慟將絶者再奉喪還鄉秋

水猶壯巴東有滛預石高出三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馬自有瞿塘大難行侶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吁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渡復舊行人為之語曰滛預如幞本不通瞿唐水退為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墓棲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欲為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脩勝業嶺南原即可營造明往履歷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朋閡手足枯

孿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該謂曰汝若固
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雖以適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
累遷中郎司馬梁大通二年除巴陵内史便道之任路
遇疾或勸上郡就醫子輿曰吾疾患危重全濟理難豈
可貪官陳尸公廨因勒門生不得輒入城市即於渚次
卒遺令單衣袷履以歛酒脯施靈而已
阮卓性至孝其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遇疾而卒卓時
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屬侯景之亂道

路阻絶卓冐履險難載喪柩還都在路遇賊卓形容毀瘁號哭自陳賊哀而不殺之仍護送出境及渡彭蠡湖中流忽遇疾風船幾没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皆以為孝感為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不之官

徐份淩子也份性孝悌淩嘗遇疾甚篤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日淩疾豁然而愈親皆謂份孝感所致後為太子少傅

司馬暠釋褐大學博士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逾甚

廬於墓側一日之內惟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山阜舊多猛獸扃結廬數載豺狼絶迹甞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

王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離左右梁時山陰外有暴水漂流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舟倉卒引其母妹并孤妹入船親自執檝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所感入隋為東閣祭酒卒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營未

備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日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已苗生明徹疑之謂為紿已及往田所竟如其言秋而大獲足葬用後為司空

顧協除新安令未至縣遭母憂刺史始興王厚資遣之協送喪還於峽江遇遇風同旅皆漂溺唯協一舫觸石得泊焉咸謂精誠所致

庾域纍官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母好鶴唳域

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

高真與弟謐俱至孝父亾治喪墓次甘露白雉降集焉詔表閭里

宋璵字普賢少以孝行稱母曾病季秋之月思瓜不已璵夢想見求而遂獲時人稱異母終州郡屢辟皆不就卒於家

後魏邢虬爲龍驤將軍光禄少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

而歸值秋水暴長河梁破絶虬得一船而渡漏而不没時人異之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著鄉閭孝文太和五年隨北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悲號上訴請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吕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為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史無官

崔鴻為員外散騎常侍領郎中宣武延昌三年鴻以父

憂解任甘露降其廬樹前是年十一月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樹庭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父母為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鄰及長報讐避地莊帝永安後欲改葬亾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毁悴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史無官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竝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扶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羣至有一小鳥素質墨眸形大如雀棲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

復有烏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之親奏標其門閭

北齊蕭放字希逸梁宗室也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集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闕時以為至孝之感後至散騎常侍

後周張元年十六祖父成喪明三年元常憂泣晝夜讀

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燭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凡人張元為孫不肖使祖喪明令以燭光普施瀍界願祖目見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錍治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後汝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史無官

柳霞有志行初為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霞自雍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顇殆不可識後奉喪泝江西中

流風起舟中之人相顧失色霞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之間風止浪息其母甞乳間發疽醫云此無救之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霞應聲即吮旬日遂瘳咸以為孝感所致

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甞苦難得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

皇甫遐遭母喪廬於墓側負土為墳復於墓南作禪窟

有鵃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竟以米麪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史無官

隋細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性至孝後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欝茂冬夏甞青有烏棲其上回舉聲哭烏即悲鳴時人以為孝感武帝表其閭擢受甘棠令其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

槐樹先甚欝茂至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為累德里

姚察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於户上仕陳至吏部尚書入隋為秘書丞

王頒父僧辯為陳武帝所殺頒在關内服闋甞布衣蔬食藉豪而卧周明帝嘉之累拜開府開皇初上取陳之策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

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中睡夢有人
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卒於齊州刺史
李德林博陵安平人性至孝父純寢疾十旬不解衣及
居憂哀慟嘔血數升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
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表改所居村名孝敬
村里為和順里後為通直散騎侍郎與中書侍郎宋士
素副侍郎趙彦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
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絶體紅腫數日

間一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

梁彥光字脩望少岐嶷有至性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為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為至孝所感後為相州刺史卒

華秋開皇中事母以孝聞母終廬於墓側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兎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爾自此兎常宿廬中匿秋膝下馴

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煬帝降使勞問而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嘗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衆史無官

翟普林楚邱人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色養鄉人謂為楚邱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次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着單縗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焉

有二鵲巢其廬前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大業中
司隷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陳孝意大業中為侍御史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
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之應
唐高士廉事隋為通事舍人坐事謫為交趾朱鳶縣主
簿士廉事母以孝聞嶺南瘴癘不可同行留妻鮮于氏
養焉分别之際悲不自勝見者莫不歔欷士廉久在南
方不知母問北顧彌切甞晝寢夢母與之言宛如膝下

既覺而涕泗橫集明日果得母誨議者以為孝感之應後為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

張志寛蒲州安邑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為州里所稱賊帥王君廓屢為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廬隣里賴之而免者百餘家後為里長於縣稱母疾取急求歸令問其狀寛曰母嘗有苦志寛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母有疾令大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驗其母竟如所言令大異之慰諭遣去後丁母憂廬於墓側負土成墳

有烏巢於廬前樹上志寛哭臨烏輒悲鳴高祖授以員
外散騎常侍表其門閭
韋宏宗巴西人葬父母廬墓次廬前生芝草七十餘莖
見者以為孝感詔免其課
崔定仁博陵人丁父母憂齋居二十餘年不釋衰服刻
木人為偶像晨昏定省若平生焉隋末羣賊蜂起莫有
侵掠者詔免其課役
程袁師宋州人年十二喪父母以孝聞母患十旬衣不

解帶凡進湯藥口必先嘗貞觀中代弟範雒州充防禦使去後其母病終袁師聞問舉聲便吐血經塗七百里四日便至徑赴墓所晝夜負土殆將毀滅内外親戚觀者不復識之又葬曾祖父母經二十載其功始畢嘗有白狼號鳴墓側黄蛇馴擾廬内每哭則羣鳥翔集朝夕不去刺史舒王元名表言之詔州縣發遣量才授任袁師既至情不願仕乃授儒林郎放還

許坦豫州人年十歲餘隨父入山採藥父為猛獸所噬

即號呌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衷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武宏度贈司徒士䕸之兄子也高宗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聞喪截髮徒跣奔赴廬墓側負土為墳晨夕哀號悲感行路冽風寒雪執作不疲日食倉米一溢形骸毁瘠廬前樹生素芝方圓一尺形似青銅葉又有野狸每至宏度齋時必來求食往來馴狎曽無驚懼帝聞之下詔

褒美旌表之

安金藏中宗神龍初丧母寓葬於都南闕口北廬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泉自出又有李樹盛冬開花犬鹿相狎後為右驍衛將軍封代國公

李廻秀持節為朔方道行營大總管所居宅中生芝草數莖又有猫為犬所乳中宗以為孝感所致使旌其門閭

唐君祐東陵人玄宗先天二年江西道按察使奏君祐喪母哀感鄉曲廬於墓次有芝草三莖生焉史無官

褚無量爲剡王傅兼國子祭酒丁母憂解職廬於墓側其所植松栢時有鹿犯之無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栽因通夕守護俄有羣鹿馴狎不復侵害無量因此終身不食鹿肉

石仵奴相州湯陰人三歲喪親廬於墓側凡二十餘年塋内有枯樹重生枝葉羣鳥馴擾鄉里咸敬異之史無官

梁文貞虢州閿鄉人少從征役北迴而父母皆卒文貞恨不獲終養乃穿壙為門磴道出入晨夕灑掃其中結廬墓側未嘗暫離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問但畫字以對其後山水衝斷驛路更於原上開道經文貞墓前縣是行旅見之遠近莫不欽歎有甘露降塋前樹白兎馴擾鄉人以為孝感所致開元初縣令崔季友刊石以紀之十四年刺史許景先奏文貞至孝特學絕倫泣血廬次十餘年請宣付史館史無官

榮璧河南濟源人開元二十四年正月河南尹崔隱甫奏榮璧兩代同居凡四十餘年嘗割右股肉以療母疾及刺項血寫佛經母疾以瘳請宣付史官從之史無官

彭思義定州鼓城人居喪至孝廬於墓側有嘉禾生及白兎馴擾史無官

李貞古南鄭縣人肅宗寶應元年梁州刺史臧希讓上言貞古行孝彰聞請付所司旌表從之貞古六歲而孤母欲改嫁貞古雨泣留之母遂守志母未食寢貞古不

食寢及母亡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有猛虎馴於廬前白鼠見於墓門村人異之史無官

楊思貞陳留郡尉氏人父亡廬墓二十有八載有芝草白兎甘露等瑞詔賜粟帛旌表門閭史無官

燕遺倩冀州人也既孤於堂中刻木父母形像於帷帳衣服如存朝夕奠祭鄉閭甚敬異之

郭景華蜀郡人孝行過人父喪明景華晝夜啼泣宅中忽湧甘泉因以洗目漸明

應先東陽郡人父亡廬於墓側有芝草連理樹詔旌表門閭史無官

袁嗚忠州臨江縣人居喪廬於墓側啣哀發聲猛獸哮噉而至既見摇尾有仁心當哭必來既哭而去史無官

馮猛將邠州新平縣人居喪以孝聞慶雲見及杏冬結實詔有司旌表其門史無官

許利川為睦州司士叅軍居母喪以孝聞有芝草八莖及連理樹一株産於廬墓詔旌表其門

樊漪邛州依政縣人居父喪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有兎鴿馴擾木生連理慈竹自生詔表其門閭

張球信州弋陽人父歿五年廬於墓側哀毁過禮墓門塼上生芝草七莖有鵲巢於墓之𦼮竹詔旌表門閭史無官

尹務榮彭城人喪親廬於墓側六年有芝草之祥詔旌表其門閭史無官

楊炎丁父憂廬於墓前號泣不絶聲有紫芝白鵲之祥

又表其門閭孝著三代門樹六闕古未有也位至門下侍郎平章事

黄亘邵武縣人喪母廬於墓側有紫芝生詔旌表其門閭官史無

尹慎兖州人善騎射始為果毅喪母營合祔不識其父之墓晝夜號哭未浹日夢寐有指導焉遂發堆果得舊記驗後至右衛上將軍卒

闔鄚虢州湖城縣人闔鄚五代同居家内槐一株再生

枝葉并畫圖以進史無官

李渭越州蕭山縣人文宗太和七年三月浙江東道奏渭幼失父母與兄二人同居兄病渭割股療之因差後兩兄俱死奉寡嫂孤姪二十餘年衣食無偏庄田租稅渭自主辦資財筦鑰寡嫂掌之姑姪婦孫共三十三人其家頻生芝草詔旌表之史無官

梁王去奢趙州軍人有疾漸篤其子三人纘繼繹各爭行割肉以供其父纘割左乳左股繼割右股繹割左右

股去奢食之病遂瘳愈太祖嘉其孝行令本道給醫藥賜以穀帛

後唐韓德潞州屯留人兄弟累世同居母死割乳以祭廬於墓側累年種瓜合歡同蒂詔旌表之史官無

景贇東川普安縣人守墳有芝草生明宗天成二年十一月本道上言史官無

册府元龜卷七百五十七